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六三五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通知

新制四八年度糧、草、料票，從十一月一日開始使用，各機關部隊積餘之舊糧票，向財政處交納作廢，不准再拿舊糧票兌糧或兌換新糧票。各區村已收存的舊糧票，即速送縣府交納。從十一月一日起舊糧票作廢，各區村不得再收，特此通知。

財政處

崞縣前沙城分配衣服中
工作團小組長一手包辦
貧僱農利益受了損害
團部只指出重新分配乃是官僚主義

（本報訊）據崞縣工作團力群同志報導：前沙城當上月初有了敵情時，分配衣服被褥等爭鬥果實，由於工作團小組長個人包辦及分配委員會沒有由貧僱農領導，結果沒有滿足貧僱農的要求，以致引起群衆及工作團內部同志的不滿。團部知道這件事後，即指示按照群衆意見重新分配。但當小組長在群衆大會上承認了錯誤，要求重新分配時，有的群衆說：「一碗水潑到地下啦，拾不起糊糊就吃糊糊吧！」而事實上要收回來重分也很困難，因爲發給誰家幾件衣服，是什麼樣式，都沒有登記，有的人在分到之後，重新裁改的改，不願意再交出來，所以便就此完事。茲將其分配經過，詳述於下：

十月六日下午，上級來人傳達過敵情後，並指示發動群衆總看備戰，分配衣服，群衆亦要求快些分配，於是當晚即召開中貧農會議，經大家略吵，決定按人口分，自僱農起分爲六等，計一等大部是僱農（獨身漢分雙份），二等大部是下貧農，三等大部是中貧農和上貧農，四等是下中農，五等是中中農，六等是上中農。並決定衣服不作價，按等搭配的分。同時通過拿出百分之十的衣服救濟山地無衣群衆。當晚具體訂了每戶的等級後，第二天（十月七日）就分類按等搭配，但在實際執行時，分配委員會和工作團都感到搭配的分法，困難太多（編者按：不和群衆商量辦事，而包辦代替，那一種辦法都會有困難的，作價分法不是也發生了嚴重的錯誤嗎？），因此就中途改成作價的分法。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發動四十多個男女群衆（編者按：這四十多個是什麼人？群衆選出的？抑是推定的？能否代表貧僱農的利益？），把兩千多件衣被都倉促的打了價錢。到了晚上工作團小組長就派了四個同志，分頭召集各等級的群衆徵求他們的意見，具體登記他們所需要的衣物，並分別指示其中三個同志說：「可以說服僱貧農要綢絹東西（編者按：既是去徵求與登記群衆的意見與需要，爲什麼又佈置「說服」他們多要綢絹衣服呢？難道貧僱農不知道綢緞[illegible]好，但卻不適合自己需要嗎？），因爲綢絹東西多，而且定的價錢低，是便宜貨。」

拈紙蛋蛋分圪堆　單身漢分到繡花鞋

同志們在登記過程中了解到僱貧農爲了便於勞動和耐用，是並不喜愛綢絹緞貨的，他們極大多數要求粗布衣服和小皮襖等物。可是小組長並不重視這種反映，當時忙的和幾個群衆及個別翻身委員與分配委員鑒定了一個關於衣價的分配比例（編者按：決定等級和比例是分配上最重要的問題，應由群衆自己反覆比較討論，爲什麼只和個別群衆及個別委員們決定呢？）這個各等之間的比例是根據什麼決定的？）訂出頭等分衣價十四元（獨身漢雙份），二等分衣價十一元，三等分衣價十元，四等分衣價七元，五等分衣價六元，六等分衣價五元（衣服的總價是三千三百餘元，分衣服的人數共是三百零一口半），並具體的擬定了担任分配衣服的人員（大部是二等和四等裏的人），直到十月八日上午在中貧農會上宣佈他們擬定的比例和人員時，事前既沒有通開昨夜向貧僱農徵求意見登記需要衣服的情形，也沒有把他們擬定下的比例、所用的人員和翻身委員會的全體委員商量（僅對幾個工作團同志說了一下分配比例），更沒有在群衆中展開討論。宣佈後，問群衆同意不同意，群衆說同意，就算通過了（編者按：本來就不是讓群衆去充分討論，而是由少數人劃下的圈子，群衆說「同意」，乃是群衆未發動的具體表現。）。

分配開始後，翻身委員會的僱農就站在場外沒有做，看人家分，在會場上最活躍的是工作團的小組長，他親自主持搭配，給僱貧農搭配了不少的綢絹貨。臨到分配時，又採用拈紙蛋蛋的辦法，工作團其他同志向他提出意見，要求按照昨夜登記的搭配，以滿足每個僱貧農的要求，亦被他很不耐煩的頂回去了。例如當時給一排六個單身漢僱農搭配衣服，攏下六堆貨，其中一堆上就放了一件價值十二塊錢的綢袍子，僱農張天喜提出意見，要求掉換，小組長不接受，於是張天喜就在會場上吵起來說：「咱通共二十八塊，放上一個十二塊的綢袍袍，倒去了一半，咱不要！……」小組長看見群衆吵了起來，就讓把綢袍袍拿掉，並批評了搭配的人。但由於拈紙蛋的結果，單身漢僱農張保分下了女人的繡花鞋，七十多歲的單身僱農喬金魁等分下了年青女人的綢緞花衣，因此弄得大家都不滿意。

小組長不聽群衆的話　個人包辦堅持錯誤

中間停會期間，工作團同志聽到群衆很多意見，僱農王虎虎說：「盡給咱分下些綢絹貨，咱們吃針能穿哩？還是制襪子能穿哩？」工作團同志把群衆的意見反映給小組長，提出意見要求重新分配，並提出六等（上中農）每人分五元錢的衣服太多，因爲當時發現一家上中農有十一口人，就要分到五十五塊錢的衣服，比一個單身僱農分到的還多一倍（編者按：這一點實指出工作團在分配路線上也犯了錯誤，當各階層鬥爭果實不應太大，否則即不能解決貧僱農中之衣服的困難問題。）前沙城不僅把上中農列入六等分衣服，僱農與下中農每人僅相差二塊錢，而竟發生比單身僱農多分一倍的現象。這必須從立場上檢查清楚。）小組長關於第一個問題的答覆是：粗布衣服本來不多，要全滿足僱貧農的要求不可能（編者按：不是可能不可能的問題，而是根本沒有想法滿足貧僱農的要求。）。他不同意收回衣服重新分，表示分完後，用剩下的衣服儘量補救；至於還沒有分的家戶，在分配中注意滿足。關於第二個問題，小組長的意見是在分配中補救：想法給上中農多分些鋤、玉器等物（在實際分配時，把這些東西的原來訂價提高，所決了問題的）。於是同志們所提的激底重分的意見，就用小組長的改良的辦法代替了（編者按：主張激底重分的同志，爲什麼在原則問題上妥協了？還是對群衆不負責任的最具體的表現呀！這次分配過程中所犯的一連串錯誤，你們都是應當負責任的，同樣應當檢查檢查你們的立場，你們對於貧僱農的利益抱着什麼態度呢？）。

到了下午，一開始繼續分配，就有好幾家僱農拿來綢緞貨嫁找小組長要求掉換他們實用的粗布衣服。其他僱農都沒有換成，僅辛某某一家，小組長因他老婆是[illegible]子的緣故，就給掉換了，其他沒換成的僱農都不滿意。這樣糊裡糊塗分配到十月九日午前，就把全村應分的等級都分完了。到了下午，不料又在儲藏窯發現了一些沒有作價的粗布衣服（是忘記作價的），於是就把所有剩下的衣服，給一等至三等的僱貧農重新補救了一下（四等至六等沒分），因爲剩下的大都是實用的粗布衣服，所以補救之後，比較滿足了一些僱貧農的要求。此外還有留下的幾件很好的大皮襖和女大衣，也沒有在群衆中討論，就由小組長提議（編者按：爲什麼又是小組長提議，難道其他的人，就沒有想到讓群衆去討論嗎？）在群衆大會上通過，把這些東西優待了本村的抗屬了。於是抗屬陳批和（下貧農）連分下的就共得到三件皮襖，而其他貧僱農卻有連一件也沒有的。上中農抗屬張換家也得到一件狐皮大衣，因此群衆也不滿意。在分配中還特別照顧了本村的民兵基幹隊，計老基幹每人發襪子一件，毛巾一條；新基幹每人僅發毛巾一條，此事也未與群衆商量。群衆亦有意見。

一切毛病的根子　在於沒有貧僱農立場

總的說來，這次分配衣服，不但沒有很好的滿足僱貧農各個人的要求，而且分配的過程中也是非常紊亂的，事先既沒有精確的統計，分配當中也沒有嚴格的紀律，例如担任搭配工作的張富饒，自己是三等卻分到了皮褲和市布衣服，而一等二等的僱貧農反不及他。而張富饒拿上皮襖還在群衆面前跨耀的說：「這是老鋼（工作團小組長）給我的。」又例如担任分配工作的人因爲自己是三等和四等，所以故意把市布衣服留在後面，給僱貧農盡量往上放綢緞衣服（編者按：這是拋開貧僱農的必然結果，可見你們擬定的分配人員是些什麼樣的人了。）。又例如有的人跑到衣服堆裏，私自偷拿東西，又例如工作團有的同志，當老太婆向他們要小腳鞋時他們就把小腳鞋分發給老太婆們……所有這些群衆都有意見。

這次工作完結後，工作團開了個檢討會，在會上同志們提出嚴厲批評後，小組長承認自己在這次有了敵情分配衣服工作中，包辦代替的作風，到了登峯造極，基本上沒走群衆路線，而且沒有完全依靠僱貧農（編者按：應該說根本沒有走群衆路線，根本沒有依靠貧僱農，這也就是根本沒有貧僱農立場。）

評　前沙城的工作應再深入檢查

崞縣前沙城村分配衣服中，工作團小組長所犯的錯誤是極嚴重的。報導的材料，充分證明，這位小組長根本沒有貧僱農立場，因此要這樣的人依靠貧僱農走群衆路綫，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也是他包辦代替的作風到了登峯造極的根源所在。這樣察看，工作組與該小組長的檢討極不激底是很明顯的，而該小組長首先應交出該村貧僱農進行嚴格的審查。

小組長的錯誤是極嚴重的，然而能不能像力群同志報導那樣，好像該工作組其他同志是堅決站在貧僱農方面，而對這次錯誤不負責任呢？其他同志雖發現問題，兩次向小組長提出意見，並要求重新分配，但當八日下午分配時，其他同志既未堅持自己的正確意見，要求小組長召開貧僱農及中貧農會議討論糾正，又沒有趕快報告上級（據我們了解該村距團部並不遠），任其堅持錯誤做法，一直到分配完了（九日午飯）。這是不是採取了自由主義的態度？是不是把有關貧僱農利益與貫徹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激底消滅封建的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擺在腦後，鬧起個人的意見呢？這還不是值得嚴格檢討的嗎？

從這個報導中，充分暴露了前沙城工作小組內部問題是嚴重的，該村的貧僱農是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的。而工作團團部僅僅下指示，叫他們「按照群衆意見重新分配」，結果問題並未獲得解決。這樣下去，可以肯定的說，該村雖已鬥爭了地主，分了土地果實，但群衆，特別是貧僱農依然不能激底翻身，封建勢力依然不能激底消滅。因此，我們認爲該團部對該村問題應深入檢查，激底振整。（我們只就力群同志報導來略述一些意見，是否有當，特提出以供參考。）

貧農郭和小想搞運輸
榮五貨棧要先扣櫃錢
郭家河群衆批評該棧有地主思想

（五寨訊）四區東秀莊行政村所屬郭家河群衆批評榮五貨棧〔貿易局領導的公營商店〕不爲貧苦羣衆謀利的錯誤。該村貧農郭和小、白寬在土地改革中分得了一輛車，秋收完了，想搞運輸，途經郭榮五貨棧攬脚，但該棧不但不給先發脚錢，反而要先扣櫃錢（扣十分之一的佣錢），郭等無錢，就向該棧前任經理王秀業商量，被王旋福、王殿：「一貫就是這樣。」郭和小無奈，只得容車過脚，準備將今年收的兩石糜子糶了，交了櫃錢去拉脚。他的兄弟郭二和知道了，就勸阻他不要糶說，怕誤慣遲了吃虧。這件事引起羣衆注意，大家說：「一一貫是這樣」，就是舊政權時也不是這樣。從前，比如五十萬的脚價，扣五萬「櫃錢」，總碼要先發給三十萬腳用，爲甚現在貿易局反不如過去呢？」這時適逢稅局一個同志在場，就問羣衆爲什麼不給貿易局提意見？郭和小氣憤的說：「咱們窮漢也懂的選朋給我上話」，中農劉希旺說：「貿易局和榮五貨棧的人思想不對頭，拉脚的都是貧苦人，沒錢才能拉脚，如果有錢的人才能拉脚，那就是地主富農思想。」最後羣衆請稅局同志將大家意見轉達給貿易局。羣衆說：「貿易局是咱們的貿易局，他錯了咱們就要批評。」（陳平）

康寧鎮自發運動中
貧僱農連絡貧僱農
帶頭進行土地改革

（本報訊）興縣康寧鎮行政村在自發運動中，用貧僱農連絡貧僱農的方式，開展工作。上月二十九日，工作團抵達該地後，了解到各村地主大部已扣起，但帶頭的是一些舊幹部和新中農，多數貧僱農並未起來。次日晨，工作團即分頭到五鎮（康寧鎮自然村爲五個小村組成）的一二個村裏，直接找貧僱農拉話，要他們幫助召集貧僱農開會。當日午後，康寧鎮自然村五十戶貧僱農到會的四十六人，工作團就將土改政策作了簡單介紹，特別強調要貧僱農帶頭來搞，大家情緒很高，當場選出十個人來，分頭到外村連絡貧僱農，並決定兩天後到主村開全體貧僱農大會。這十個人到了外村宣傳說：「工作團今番下來，光就是找的咱窮人，土地改革靠咱貧僱農呢！」「咱們要鬧土地翻身，工作團下來給咱撐腰，不怕，齊鬧！」宣傳的效果很好。到了十一月二日那天，劉家莊、胡家莊等五個自然村和五鎮的共一百二十六個貧僱農，舉行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唸了「告農民書」，大家說：「這上面辦法全有了，照上鬧沒錯！」很多人都表示：「不怕，咱們回村去一定能領導搞起來！」散會後，油房溝等幾個村子的貧僱農自動把本村被扣的地主押回，帶頭進行土地改革工作。（瑜）

康寧鎮自然村
農民代表會成立
廿五個代表中貧僱農佔廿三人

（文帆）康寧鎮自然村貧僱農在上月三十日開過大會後，第二天午後又自動召集基本羣衆會，請工作團給他們講解「告農民書」，並決定每鎮（居民區）選舉農民代表五人。有的鎮當晚就選出。後將各鎮代表名單交其他四鎮的羣衆互相審查，結果被審掉的有舊幹部五人，其中張家崖現任主任張滿潤，過去是貧苦農民，減租時五鎮的徵一個秘份子，但這兩年自私自利，挪用公款買地、買牛，藉幹部勢力和給人爭賺土地、窯洞，現已翻成中農，羣衆反映：「他只知爲自己謀利不能當代表。」另一行政村常委幹部王引生（中農），過去係殘後場經濟手續不清，今春在坨窰溝把全村最好的兩垧水地調劑給他兄弟，要私情，沒有照顧更貧苦的人，也不能當代表。李家溝羣衆原來覺悟不夠，選了兩個舊說會攏的舊幹部，好給自己村任回爭果實，經過其他鎮提意見，也被撤換了。最後通過的代表二十五人中，貧僱農成份者二十三人（有的是過去舊社會中被大家看不起的懶夫、吹鼓手），其餘二人爲新翻身中農，是羣衆認爲後有什麼問題的舊幹部（代表中舊幹部僅此二人）。已開過一次五鎮全體代表會，工作正在述他們積極開展中。（帆）

九分區地委決定
清除樊如漢吉萬誼出黨

（新華社晉西南二十五日電）爲純潔組織，九分區地委決定開除投機份子樊如漢、和階級異已份子吉萬誼的共產黨籍，並清洗出革命隊伍。樊係中農成份（待查），原城人，三七年投機混入我黨，當過區委書記、組織幹事，一貫爲個人打算，貪污腐化，四一年，在交城當區署時，生活腐化，工作消極，對黨不滿，後給他到黨校學習，但樊仍不改悔，四六年調洪趙仍任區書工作，便脫離組織不提拔，數月中，曾貪污公物甚多，被縣上發覺，令其交回後，他便乘機拉攏一些貪污落後份子，造謠生事，對抗領導。當時領導上對樊某上述事實未引起嚴重注意，將其調任地委組織部幹事，工作仍表現不好，並利用機關資本，爲個人做投機發財生意，並擅自動用民力，給他轉送物資。機關支部將其上述不法行爲揭露後，他更毫無改悔之意，更於今年六月請假回家，遂如不回，組織上曾去信催他回來，但抑置之不理，竟又將他的女人搬來，違抗禁止結婚的法令，擅自與剛從臨汾女師出來政治面目不清的大地主女子結婚，要求組織批准，並要求退伍。後經組織扣押，令其解除婚約，他仍不悔悟。乃決定開除共產黨籍，清洗出革命隊伍。

吉萬誼，隰縣人，富農成份，民國二十五年紅軍東渡時，他爲維護其家庭，投機參加紅軍。三六年入黨，曾當過幾要股長、科長等，去年調任縣公安局長，貪生怕死，分配他到孝五區作對敵鬥爭，他卻擅離職守，跑到汾西安全地區躲避，被區三區扣送公安局訊訊的同時村副書記，他不但不嚴加看管，反給帶上槍，叫看管犯人，致當夜即逃走要犯一人。此事發生後，同志們即提議轉移，以防不測，他毫不在意，結果，在第三日拂曉，被逃跑的犯人引敵包圍，損失甚大，開副書記赤乘機拖槍逃跑。他在五區任家上村時，與開區長弟媳之妹勾搭，公開同居，羣衆反映極壞。其胞兄是流氓出身，曾混入我獨立營，破壞羣衆紀律，司令部要以軍法處置時，他活動保出後，留在保衛隊裏，將公款五十餘萬元讀其生產，後全部損失。解放臨縣時，我軍扣押許多重要特務犯押在公安局，但吉某對工作毫不過問，結果特務要犯兩某等即乘機逃跑。此事發生後，吉某毫不檢討反提出退黨退伍，當時組織上曾給以行政上撤職，黨內最後警告處分。去吉又提出要當小學教員或村裏任何工作。後雖勉強接受了組織意見參加工作崗，但不久又藉故回家不返，四月十六日，他給地委信中說到退黨退伍是唯一出路。在五月，隰縣讀幹會上又給以留黨查看的處分，辦除非法婚姻，調他去黨校學習時，吉竟拒絕。組織上乃將其扣回，清洗出黨與革命隊伍。（趙文彬、王光）

（編者按：對階級異已份子吉某的處理，隰縣幹會前會決定予以留黨查看的處分，這是根本不對的，此次九地委決定將其開除出黨，逐出革命隊伍是正確的，但從吉某一貫行爲看來，還應送交公安機關繼續審訊才好。）

簡訊

十月十三日，大同口泉閻匪犯我左雲四區井兒溝時，該村兩個老百姓田裔功反擊，打死敵人一名，繳槍一枝。

八分區幹部大會
清除地主貪污份子楊峯

（新華社八分區訊）十月中，召開分區幹部大會清除大貪污犯楊峯。楊某去年十一月份前爲專署建設科科員，後調九分區工作，隨新解放區恢復工作與土地改革。媛在去冬開展反貪污浪費運動中，即發現楊某貪污公糧萬多斤等巨案，但領導上拖拖延延，直延至今年四月分區財經供給會議後，始將楊某從九分區調回，解決他的貪污問題，但楊某一直　認不肯。現根據各方證實的楊某貪污款項計有：小米漢單一萬七千一百多斤、手印各一顆、棉花一百六十斤、織布機一架、標準布一疋、本幣四五十萬元等。楊某出身大奸商地主家庭，其父楊林貴是交城山上的第一家大奸霸地主（擁有地一千五百餘畝），楊某於三八年混進決死四縱隊，四〇年假裝進步，鑽進黨內，做文書發行工作，終。楊搞文科數本。在專署兩年多工作中，就進行賬簿不清，將一科救濟糧三科教育經費抓亂借，給其親族子貪污。直至去年十月間調走時，建設科根本沒有財經賬簿，移交時只留下幾張單據條子。其貪污罪行甚至發展至這樣明目張膽，去年十月調離專署前，由建設科借給專署機關商店作生產的九千七百多斤公糧，楊某公開對商店經理張漢傳：「這些公糧撥給我家裏吧！建設科的糧食我已從家裏先墊過了。」當晚與楊某手續不清的張某即私自將此項巨額糧給楊家。數年來楊某在縣與專署，除貪污及消極怠工外，更常常假藉縣與專署上級幹部名義，寫信與區鬥爭他家的區幹部：「不照法律，胡作亂鬧！」去年更與家（四區鼓家莊）時鬥爭他家堅決而作風有毛病的村幹部，利用幾個狗腿子抓坊，組織了一套以他妹夫與從前給他家管賬的爲核心的地主政權。楊某每次回家，常在街上公開威嚇辱罵羣衆，甚至會準備用手榴彈將村幹部劉有福炸死。此次清除楊某幹部大會上，與會同志異常激憤，揭發楊某貪污及威嚇羣衆罪狀共二十多件。土地改革後的鼓家莊羣衆紛紛向工作團與縣府提意見，要求將楊某綁押回去，由他們自己處理。大會接受鼓家莊羣衆意見，決將楊某交給他們處理。

警惕地主女人嫁漢陰謀
僱農李二元上了馬寡婦的當

（新華社綏蒙八日電）右玉四區破新堡僱農李二元老漢，上了地主馬寡婦的當。馬寡婦是俱家窰子人，和其叔伯哥地主劉安鎮在去冬後，曾把她親生的孩子害死。劉某於今春逃避羣衆清算，避逃口外。當時馬寡婦，在羣衆監視下無法逃脫。她便想了個嫁漢陰謀，僱農李二元一時認識不清，即將地主馬寡婦娶回爲妻，過了十二天，馬寡婦便想好逃跑辦法，捎話把她娃兒叫來，並藉口「她母親病了」，馬上要去看。李二元對地主窰不警惕，讓她帶走一定土布去住娘家。她就於當天晚上和她女婿地主李樹功逃跑到口外。李二元知道後，氣憤的說：「這下我才知道地主的心是黑的，上了她的當。」（解原客）

兩個隱藏地主財物的人
一個拿出來群衆歡迎
一個不承認受到處罰

（靜樂訊）五區寧嶺底村僱農李近元，在羣衆教育下，拿出了隱藏地主的財物。李近元年近四十，給本村大地主義俊德攬工十八九年，在地主小恩小惠軟化下，替地主寄放財物。十月二十六日讀報讀到審查農會會員時，大家提出了李近元的問題。貧農段天祥說：「我受了我叔父段來生（退職富農）剛婆子壓迫，今年咱共產黨給咱撐腰鬥爭惡霸時，他認了我這個侄兒了，半夜偷偷的說要給我點衣服、糧食，我就答應了，晚上我想：人家現在用着咱了才這樣，那兩年人家那裏認得窮侄兒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報告了咱貧農的人，全數拿出來，羣衆看見我沒吃的，給了我穀子四斗。你不說怕甚？」貧農段寶祥老漢說：「你寄放些甚東西，報告出來，你沒辦法再給你也行。」近元在羣衆勸說下，說出地主寄放着兩罐莜麥、一大甕麥子、一些鐵器傢具，還有兩三個包袱。他說：「地主眞害不得，今年你們在地裏掏走的那罐黑豆、穀子，確實是我的，他啦還我奈子也沒還。」董五大漢說：「羣衆有心咧，他不還你，我們討論的還你。」李近元說出隱藏財物後高興的說：「自寄下東西開會也不敢來，這次說出才放了心啦！」另有農會會員高富全和地主義俊德是叔伯父子，寄下義俊德的東西，會怎也不承認，羣衆指出前幾天地主媳婦子從他家裏拿出兩個卜籮子來，他還說不知道，羣衆把他綑起，他才吞吞吐吐說出些碎小東西。羣衆跟他去拿，拿出不少東西，但仍不徹底，正繼續鬥爭中。（千岸）

通訊員支占魁
繳獲地主錢財交給群衆
理髮員韓文成查獲地主

（新華社綏蒙七日電）十月二十三日，我綏蒙專署通訊員支占魁，到朔縣某村送信時，在平魯附近碰見二十多個逃亡地主打算回家偷運財物，支同志看見這夥逃亡地主，即上前捕捉，打了兩槍，二十多個逃亡地主即狼狽逃竄，繳獲白洋三百二十元。支占魁便將繳回的白洋全部交給離平魯二里的地家窯子村的幹部及羣衆，讓查明後由羣衆自己處理。十一月一日，綏蒙軍區政治部理髮員韓文成在朔縣四神頭秋收時，忽然發現一個行踪可疑的人，此人便支吾不清，韓某即問「幹甚的？」此人答：「你不是（富農）插嘴說：「是給我耕地的。」韓文成更加懷疑，遂仔細追問，原是東神頭地主賈靜和村來逃避羣衆清算。韓同志將地主賈靜和包庇地主的村主任石有、齊扣起送交該區區公所處理。（作一、海濤）

蔣管區學生新的偉大反抗
北平學生總罷課一天
抗議蔣匪在各地捕殺學生暴行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蔣管區學生反飢餓爭自由的正義運動，迅速高漲。據美聯社北平六日訊：平市各大中學六日舉行總罷課一天，抗議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于子三（前誤爲俞澤山）在獄中慘遭蔣匪殺害及蔣匪在各地逮捕屠殺學生之暴行，此爲蔣管區學生繼今年一月反對美帝國主義運動及今年五六月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之後的新的偉大反抗。象徵，歷來都是中國學生愛國運動搖籃的北平學生總罷課，有重大意義。據美聯社稱：北大、清華、燕大等校學生均出動作顯宣傳，張貼標語，並散佈書有抗議口號的千元蔣鈔以代傳單，——他們認爲沒有人願意將鈔票撕毀，因而可以擴大宣傳。各校學生向社會人士進行募捐，並集體節食一天，將所得全部救濟于子三烈士家屬。北大罷課學生並請求蔣匪准允學生推派代表探視平市被捕同學，看看他們是否遭受蔣匪虐待。此次平市罷課，除各大中學在六日總罷課一天外，清華於四日起罷課三天，燕大於五日起罷課兩天，北大於六日起罷課兩天。杭州浙大爲抗議蔣匪此次罪行，曾於上月三十日起罷課一週。

皖浙人民武裝活躍
襲擊蔣匪重要交通綫
掃除敵區鄉武裝建立新根據地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南線我軍反攻節節勝利之際，皖、浙人民武裝紛紛襲擊蔣匪重要交通綫，並掃除蔣匪區鄉武裝，建立新根據地。據上月總大公報等透露：南京至蕪湖及蕪湖至屯溪兩公路，時遭皖南人民武裝襲擊，皖人民武裝已由縣境迫抵蕪湖境內，[illegible]蕪湖百里之寧國距市區不足三十里之諸家湖地方。績溪縣人民武裝破擊蕪、屯公路，拆除自績溪縣叢山關以北至寧國縣觀音橋電綫桿百餘根及橋樑數座，使績、寧間電訊中斷。同時，該縣人民武裝於九月底襲擊蔣匪第二區聯防隊，擊傷敵聯防主任周業庭等五人。在連續出擊中，浙、皖邊大熱龍井、九華、武遂、鵠溪、發塔等鄉公所槍械數十支。九月二日及十四日，又兩度出擊駐大彰鄉之蔣匪第三區聯防隊，俘獲保主任胡欽若，繳步槍十八支、手榴彈三十六枚、子彈百餘發。攻克瀝部、茂林之人民武裝，已建立新根據地，發動群衆進行清算鬥爭。皖北定遠城郊之人民武裝，經常襲擊定遠至臨淮關通道，上月初，一舉攻克定遠境內之宜集、大李、裏市、勝利等鄉鎮，威脅西三十里店、朱家灣等地。又浙東人民武裝一部乘船二十餘艘，於上月二十四日在錢塘江要塞金山衛登陸，與當地蔣匪激戰後，向乍浦方向撤退，蔣匪海寧縣府惶恐萬狀，並恢復宵禁。

膠東我軍乘敵北犯
襲入萊陽城關

（新華社華東七日電）侵擾萊陽之蔣匪五十四師第八、三十六兩個旅及二十五師兩個團，於十月十五日分途北犯。二十七日，解放軍乘虛襲入萊陽城關，於城內發起三十餘處，並將城南八里之東興、古塔的「還鄉團」全部解決，活捉其一百零四名。竄至棲霞東南七十餘里之徐家店的五十四師兩個旅，於三十里亦被我阻擊，傷其百餘名後，該部當倉惶於本月一日全部竄回萊陽。

又訊：膠東解放軍某部於上月二十八日在榆科頂（棲霞南五十里）伏擊蔣匪押送軍用品的五十四師八旅某部及另部一個連，斃傷敵三十餘名，生俘五十餘名，並將滿載被服之汽車四輛當場焚燬。

平漢路西
我解放葉縣城

（新華社豫陝前綫七日電）東路我軍解放平漢綫西側葉縣。二日夜，我一部迫近該城，四日拂曉，掃清外圍，十八時發動總攻，迅即佔領全城，俘獲敵五百餘名。此爲我挺進豫陝以來解放之第二十一座縣城。

義縣西我騎兵奏捷
殲敵一個師部兩個團
生俘敵官兵一千二百餘人

（新華社東北前綫七日電）義縣以西蔣匪九十二軍二十一師被殲後之第二日（四日）拂曉，解放軍騎兵某部又於錦州東北五十里之徐家店，全部殲滅蔣匪一七四師師部及兩個團，生俘敵官兵一千二百餘名，敵師長于大川僅率少數隨從逃脫。詳細戰果正清查中。是役，我軍僅傷亡十餘人，造成一比一百的輝煌戰例。按敵一七四師係東北保安第四支隊所改編。

連雲港及新浦
飢民搶米風潮高漲

（新華社華中七日電）蔣區隴海路東端連雲港及新浦飢民搶米風潮高漲。該二地原爲產糧區，經蔣匪無厭搜刮及外運，致告斷絕糧荒。上月中旬，新浦麵粉漲至每斤蔣幣六千五百元，連雲港亦米價高漲，貧民無法活命，乃奮起搶糧，並制止糧食外運。十三日，連雲港與蔣匪有關之某奸商運小麥四百包共八萬斤出口，被貧民四百餘人蜂擁搶奪。接着於十五日，新浦搶糧的風潮遍及全市，晨七時，新浦車站數輛汽車滿載雜糧待運，連雲港製船貧民集結二百餘人，高舉鐵刀至車站禁運，沿途貧民愈集愈多，頃成洶湧人流。正午十二時，另一路貧民四百餘在通輸路灌雲段圍住正運往連雲港的麵粉一百五十包，將匪警察趕到鐵路，麵粉已被搶光。下午一時，另部貧民又在中大街截獲滿載黃豆、小麥之汽車，同時，群衆並於中正南路圍住滿載麵粉之汽車一輛，用刀劃破麻袋，爭用麵粉，群情大嘩，擁奔私運該批麵粉之奸商主記糧行，搶分其囤積之數千石小麥，該糧行允將存糧平價出售，始得倖免。是日，各大糧店存糧均被搶光。蔣匪當局懾於群衆威力，乃下令小麥出口不得過百二十斤，麵粉不得過九十斤，並允群衆要求，將前因抗糧被判死刑的貧民六人釋放。

威海衛屹立未動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威海衛市解放軍阻擊進犯蔣匪，至今已逾二十餘天，蔣匪海空配合猛犯，迄未得逞。被阻於棉花山一帶之敵，臨山背水，始終只能望城興嘆。蔣匪進犯受挫，兵心動搖，連日已有二十五師少尉排長馮振邦、班長賴華亭等九人，先後攜械投誠。威市市內現秩序如常，物價穩定，市郊北門外，翻身羣衆仍忙着分配鬥爭果實，市區民主政府加緊進行救濟撫卹被蔣匪砲火擊傷的市民，廣大市民亦踴躍忘食的支援我軍作戰。羊亭區賴家山翻身婦女會三晝夜間趕磨軍糧四千斤，並抬運擔架三十餘次。

蔣區拾零

天津民國日報載：美國走狗宋子文[illegible]主子後，在美國主子[illegible]軍事及經濟利益，特別加強對海南島軍事和經濟之控制。宋已決定在該島設立「資委會辦公署」，委其親信人秘書陸文瀾担任督辦，另以蔣匪海軍中將陳濤頭担任該島綏靖主任，負責該島軍事責任。

新加坡南僑日報揭露
美侵略華南華西計劃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據美聯社新加坡消息：此間「南僑日報」四日揭露該報駐北平記者所獲權威消息：血腥屠夫魏德邁來華「調查」後，據聞華南、華西的兩年計劃。該計劃規定：第一，美國擬定一侵略華南、華西的兩年計劃，從事「開發」廣東與海南經濟，以支持蔣介石反人民內戰。第二，修建台灣與華南的各港口，使之成爲便於美國使用的軍事基地，用以從事海上和空中作戰，並計劃修築廣州到廈門的公路與鐵路，使台灣與廣東之間獲得便利的交通。該報稱：大量美國武器業已運抵台灣，準備供給蔣介石使用。第三，建立一條由廣州直達蘇州與迪化的亞洲大陸鐵路（按：即臘戍已久的馬歇爾鐵路），以便將美國侵略華西與侵略華南的計劃聯系起來。該報稱：其目的是企圖以美國扶植下華南的人力物力，在二年後將「共產黨清除出華北與滿洲」。因此，爲保障美國實施此侵略計劃的安全，鐵路對目前軍事形勢，建議將北緯三十五度間（即武漢、杭州以北，開封、西安以南）地區爲「絕對軍事區」，「必須以一切代價予以防守」，北緯三十五度以北（即開封、西安以北，北平以南）地區爲「臨時軍事區」，而北緯四十度（即北平、大同一綫）以北的華北與東北地區的軍事行動，在華南實行「經濟計劃」的兩年中，則「將僅限於拖延行動」，不可能防守時，「則予以放棄」。

美反動議員楚德
公開露出侵華面孔
要蔣賊以謊言欺騙中國人民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奉派來「考察」之美反動衆議員楚德於十月二十四日由朝鮮飛抵北平，經訪問南京、上海後，已於本月五日自南京飛返美國。在東京停留四日，曾與麥克阿瑟會商，取道東京，在抵華前，會直接從彼此來往的「會談」。在南京時，彼係根據最近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的「研究」和「發展」，事實上是「不掩飾其侵華的最大企圖」，在南京時會宣稱：「中國情勢一定要在美國的扶持下，日益嚴重」。彼在「中國時說：什麼「美國將於（美蔣）市場之一」，說什麼「蔣介石政府與」……彼要南京政府從事聯合或合作擬定之計劃，迅速擊退中所遭過之困難」。後於一日在南京記者招待會中，公開宣揚法西斯的理論，要蔣介石以謊言一欺騙中國人民，說「美國侵略蔣匪」，如果充分的予以重複，人民就會相信。說是「我們（指楚德一流）生存的世界上，此種謊言宣傳，就是「的偉大武器」。

猛烈轟擊彈無虛發
人民砲兵大顯神威
有力配合步兵圍殲敵人

（新華社晉察冀七日電）[illegible]

台灣綏遠蔣黨豪門權貴
壟斷偽選明爭暗鬥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台灣、綏遠等地蔣黨豪門權貴，正各挾勢力爭奪「國代」偽選，明爭暗鬥，醜態畢露。十月八日，天津民國日報稱：[illegible]

副刊

南河溝鬥爭地主大會上的婦女

張一凡

南河溝百多個男女羣衆，齊集在地主玉紅的大院裏，這一天鬥爭地主當中，貧苦婦女們都訴了苦，並勇敢的鬥爭了地主。

從來開會叫也叫不到的桃川家，頭一個闖到地主張官車面前指劃着，訴說着：「民國二十九年上，我把你家不種的一些沙坡坡地，花了六七天的工夫掏出來，把地裏的石頭揀得乾乾淨淨的，我每天清早上地拿上些窩窩，就不回來吃晌午飯，晚上渾身多得連身也翻不轉，累死累活的才種些瓜、紅豆；長成了，我家還沒嚐一口，你家大人小孩一窩子擱了個盡，還把瓜蔓子、豆蔓子都給拉死，我問了一句，你把我眼瞪得多大，了地還把我訓了個敬興。第二年，你就把我掏出的那塊地，吃了二斗租子租給了×（原稿字跡不明）河家了。你給我說還是怎回事？」地主被問的低了頭。

楊鴨鴨，也是向來不敢說話，不愛開會的人，但是，今天她要把鬱在肚裏的冤氣吐出來，她對着地主玉堂的婆姨控訴了一件最傷心的事，她說：「本來我和他家還是本家子，那一年我害川水病剛起來，想喝點稀粥，貧賤沒米，拿了四升黑豆求玉棠家婆姨換點米，不但不換給，還叫那臭婆姨罵了一頓，哭着回到自己家裏！！」她邊說邊哭，出了這口冤氣之後，又把地主玉堂婆姨偷偷寄在她家的衣服，拿出來交給了羣衆。

× × ×

七年前，犬紅婆姨給地主富庫家奶了三個月孩子，自己窮的沒鞋穿，地主婆姨又撒哄她好好給奶孩子，就給了她穿的不能穿了的三雙爛鞋，但最後算賬時，三雙爛鞋又扣了她一個月的工錢；地主婆姨假眉三道的賣弄人情，臨完時請她去吃了一頓飯，她帶上自己三歲的兒子引上同去了，地主的婆姨嫌她的孩子吃的多，鄙視的說：「看那婆姨孩子可能吃啦，我才吃了一片糕，奶孩子的婆姨就吃了三片。」犬紅婆姨聽了，好傷心啊！

一年，犬紅婆姨又給地主玉紅家奶孩子，數九寒天穿着爛肉的破單褲，一天去地主家裏跑三趟，凍得不行，玉紅婆姨也假着哄她好好奶孩子，假給他一條舊單褲，正當着日本鬼子來搶糧，犬紅婆姨用了一夜的工夫，把自己的破單褲和地主家借來的那條舊單褲縫在一起，添了些爛棉絮，裝成棉褲，剛穿了一前晌，人家地主婆姨就一連要了三回，沒法子，祇得拆了給人家，晚上就到南梁上躲日本人，幾乎凍得要了命。

提起這些傷心事來，沒有一個婦女不氣憤的，貧苦婦女與地主和地主的婆姨，階級界線是非常明顯的。

把地主溫得恭抓回來了（續完）

（崞縣前沙城通訊）

力群

三、捉溫得恭

一天，從東野莊來到前沙城一個說媒的女人，她到了她的親戚賈文文家裏，就和文文家娘拉開閒話說：「你村儘甚還不算眼，快些算了吧，我未宜叔躲在我姐姐那裏，把莊稼也蕪荒啦……」文文是民兵基幹，一聽到說「未宜」，就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似的，半碗稀飯也再吃不下去，丟下碗就往出跑。

自從溫得恭偷跑之後，溫未宜也不知在那日悄悄的溜走了。但幾天來，覺悟了的羣衆每天在打聽他的下落，正愁的沒個地方去尋，現在有人自動把消息送上門來，可把文文高興壞啦。

溫未宜是地主溫得恭的家道叔叔，又是他五十多年的老夥家，村裏人說：「未宜當狗腿當的快成精了！」過去，貧苦婦女們到溫得恭地裏拾麥子，這老狗腿就咬的不敢拾，他拿上麥秸好像趕羊似的，把婦女們便趕出去了；夜裏未宜一聽到狗亂叫起來，就急忙忙跳上溫得恭的房頂上給瞭哨；有一次一個討吃的跑進溫得恭的門，未宜就狠狠的打了人家幾個屁餵（巴掌）給趕出去了；佃戶們租溫得恭的地，未宜就用大斗換租子……這樣，溫未宜就成了溫得恭的一隻最忠實的老狗。因此村裏人說：「捉痞溫未宜，就頂捉住半個溫得恭。」

第二天下午，一切都偵察停當之後，十來個民兵基幹隊和工作團的同志，就向五里路遠的東野莊前進。一進村就[illegible]着那座院，來了個四路進攻三路包圍，可是等到進了院子搜尋時，却是沒有溫未宜。

於是民兵基幹們繼續搜尋，終於在西頭一個土院的黑窯裏找到了。那裏也是他的親戚家，大概是走動了原故，未宜轉移到這裏啦。當民兵基幹們從牆上跳進院裏時，未宜在一個上窯遠下扱圍的脖棵，一見衝他的本村人站在自己前面，他就吃驚的說：「不是你們吧！」兩手已經在發抖了。「那自然啦，」羣衆派我們尋你好久啦！」

當時太陽已經落山，民兵們把溫未宜綑起來當下就帶上去了。帶川村外，問他「溫得恭在那裏？」他說：「沒敢定在神山。」於是馬上就帶上他到神山。

趕了八里路到了神山時，天已經大黑了。問未宜「在誰家？」未宜說：「在他妻老娘家。」

溫得恭的妻老娘家，是神山的大地主，有個買根財，是溫的妻表兄。他的院子大的就像一個村子一樣，院牆就有城牆一般高。

還可怎進呀，打門吧，是一定會驚動的跑了的，只好上房，可是牆高上不去。

但是羣衆是總有辦法的，進院子是沒開門的，不過也去找了半夜，也沒捉到溫得恭。沒說的，這是上了老狗腿未宜的當啦。大家氣憤的問未宜說：「終變你脫金虎在這裏，教我們白跑了路！」未宜說：「我不知道嘛。」

大家帶下未宜摸出外村，狗咬的很厲害。到了二里路的一個小廟裏，休息下，民兵們就審問溫未宜，半天，他才說出：「終了，抓聲知道。」

民兵們經過了一連串的追尋，最後，才探聽得溫得恭逃到虎溝村。

民兵們到了虎溝村，進村後，把申堂家包圍起來。全龍瞭到一個磁窯裏有燈，爬到窗上一看，見裏面有人，用手遮着燈光。全龍覺得不對，就悄悄叫來恆恆。恆恆端上大槍往進走，窯很深，黑洞洞的，而且是拐彎彎的。民兵們一進窯，那傢伙就用草帽遮着燈，恆恆走到跟前，看到他手裏拿的粽子正吃。恆恆大叫道：「拍住啦！這就是金虎（即溫得恭）！」「你們……」溫得恭的肥胖的身子就抖擻起來，臉色蒼白了。

立刻就擠了一窯人，捉的捉綁的綁。

就這樣，花了很大很大的勁，一個靠吸血生活的肥壁蝨，終於給羣衆搜尋出來了。——全前沙城村的羣衆都高興了。人們全覺到，只要自己起來，大家齊心，是頂有辦法的。

提回溫得恭不久，一天，下薛抵的民兵去捉他村的逃跑地主，就稍帶的把溫得恭的老婆孩子從神山給前沙城村捉了回來。好的很，真是天下農民一家人；沒有關照，人們就自動的給代辦啦！

自崞縣前沙城村

兩根乾樹枝

景路

這是汾陽上古池村鬥爭地主大會上，貧農郝×（原稿字跡不明）周的一段訴苦——

「我家三輩子了都是給人家攬工，我哥和我也是給人家攬工，日本人進來的那一年，臘月天，大風大雪，冷的厲害，我又害瘧子病，頭昏眼花，兩腿抖擻，強出外尋柴去了，腿腳無力去，看見地主唐家墳地樹上有兩根乾樹枝，我就折下來，誰知竟驚慌兩根乾樹枝落下了大騾，地主唐緒×（原稿字跡不明）的小兒子唐乂余兇惡的問我：「你幹甚麼？」

「我冷的不行，折了兩枝乾柴。」

「放下！」他跑到我跟前，給了我一耳光。

到了村裏，他即告到村公所，把我五花大綁起來，惡狠狠唐緒×問我：「你爲甚在樹上撥乾柴？」

「老爺，錯了。」

「錯了，哼，限你三天買下豬羊大祭組，在墳地周圍栽六百棵樹！」

啊呀，就是剝皮賣肉，那能辦得到呢？滿山遍野都是地主的地，從那裏弄六百棵樹？！

我哥跪下來，蘊蘊央告減少一些，衆人也替我哥弟倆講上前說情，這才把六百棵樹說成一百棵，這豬羊說爲豬頭羊，我好容易偏了二十五斤麵，三斤油，三元白洋，栽了個月的樹，才算了事。栽倒吧，怕樹死下，哥弟二人白天不是自己的（給地主攬工），只有在夜間從一里遠的窪坑擔水去澆那一百棵樹，這苦就受了一個多月。

一封信和四隻羊

小朱執筆

吃罷早飯，陽婆斜射着村子，翻身會員們從村的南北頭，向農會開會的院子走來。

窰洞裏的說話聲漸漸的平息後，代表們宣佈了開會，主席首先向衆人說：「咱們現在先略吵件大事情，如今咱們翻了身，可不能忘了保護咱們的軍隊同志，我提議咱們慰勞傷員，看大家有什麼意見，看咱們慰勞些甚？」立刻，會員們起了一陣熱烈的略吵，這時候吳家溝貧農能興說：「隊伍在前方負了傷，咱們慰勞要實在，……」農會代表搶着說：「咱慰勞不在東西多少，主要是表表咱們窮苦人的心，我提議咱們買上羊去慰勞。」人羣裏頓時齊聲的回答：「對！」厚榮說：「咱村裏的貧苦抗屬分東西也照顧了，咱們農會再寫上封慰問信一搭送去，行呀不？」人羣裏又播出一聲：「行！」

慰問信：

前綫殺敵負傷的弟兄們：

你們爲了解救被蔣介石壓迫的窮苦人，爲了保衛我們分到的土地和翻身果實，在前綫光榮的負了傷，我們鎮南村的翻身弟兄，在十月廿五號開了個會，大家一致慰勞你們四隻羊，雖然東西不多，但表示了窮人的心意，咱們在平分土地中，更深刻認識了敵人；你們是在打蔣介石反動派的樹身子，咱們在刨地主老財的窮根子，村裏的抗屬得到了衆人的照顧，希望你們好好修養，保重身體，傷癒後重上前綫，消滅蔣介石反動派，在咱們毛主席的領導下，使全中國的窮苦人和咱們一樣早早的得到翻身！

謹致

親切的慰問！

鎮南村翻身會全體農民啓

十月二十五號

當信向衆人唸完後，貧僱農常自貴[illegible]的說：「我咱明日送去！」

憶悼閻景純同志

何鳳洲

景純同志，一九四五年冬任靜樂縣長，咱倆在一起工作，直到你光榮殉職那天爲止，我得你的幫助是很大的。

在工作中，我常常表現得粗枝大葉，特別是起擬各種公文稿底交你後，你總是毫不厭煩逐字逐句勞神苦思的修改，有時因爲一句話或一件事情的說明，會研討很久。這不是文牘主義，而是你堅強的羣衆觀念和細心耐煩的工作作風的表現。

前年冬[illegible]戰役，一天晚上你準備縣府人員及全市擔架隊到軍站迎候傷員，但不知怎的軍隊誤了點，直到晚上三點還未來，咱們去附近一個飯館休息等候，當時好些人都疲倦的打瞌睡，而你卻精神十足的拉着一個很聰明的小店員，問長問短，啓發他的階級覺悟，宣傳黨的政策，後來他參加了店員公會。你隨時隨地的宣傳的精神是值得學習的。

你對同志的批評是嚴正的，與人爲善的，當前年「土匪」王逆英俊攻豐鎮撤退時，縣府細小東西爲市內二大流氓竊去，一個幹部在街上碰到一個人拿着一雙[illegible]的鞋，便說：「這是八路軍的鞋，你偷下我們的」，拿上自己穿了。你知道了，[illegible]是毫無紀律的表現，當時有一個同志說：「[illegible]」而你堅持了你的正確意見，[illegible]這一件事情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啓示。

去年撤離豐鎮時，組織決定你回後方，但當時[illegible]決定你去馬頭山當[illegible]，你卻毫不猶豫的接受了這一份光榮的任務，和堅持了一年多的工作，[illegible]作了堅決的鬥爭，後來組織上見你身體[illegible]，打游擊經驗豐富，[illegible]回後方，你說：「[illegible]，我的胃病比一些[illegible]，他能爬山下了[illegible]」[illegible]很愛戴你。

當決定我回區黨委，你很懇切的告我：「[illegible]在土地改革中[illegible]自己，[illegible]」[illegible]

我倆分開的[illegible]，你[illegible]，敵人[illegible]老鄉們[illegible]，敵人要他[illegible]，決不[illegible]，我得到這一噩耗，熱淚直流[illegible]，你卻[illegible]下去了！

同志們和老鄉們悲憤[illegible]，你在[illegible]